

蕭敬人作品集

鳳點頭

梁實秋題



此幅乃青女中之作非尋常畫手所為也
二白石題字



梨香







國一河一
蕭索
仲夏
仲夏



圖片說明

• 明 樺 •

封面：李義弘「松下煮茗」。

封面題字：梁實秋。

扉頁印章：齊白石作「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插頁：

一、胡絮青作品。

二、少林寺白衣殿內壁畫「鍾譜」之一全圖，此為拳術各種招式之圖譜。

三、「勸君更盡酒一杯，西出陽關無故人」任熊此畫蕭索之至也！

「鳳點頭」(四) 目次

第四十回	不逐春風上下狂	九七五
第四十一回	爲君持酒勸斜陽	一〇〇五
第四十二回	且向花間留晚照	一〇三一
第四十三回	道是無情却有情	一〇六一
第四十四回	一星如月看多時	一一〇五
第四十五回	翻手作雲覆手雨	一一四一
第四十六回	行路迢迢霜如雪	一二七九
第四十七回	恨至何時方始休	一二一三
第四十八回	他生莫作有情癡	一二四五
第四十九回	人間無處說相思	一二六七
第五十回	多情自古空餘恨	一三〇五

第四十回 不逐春風上下狂

夜深，雪重——風如吼——

關雪羽翻身下床，只覺得遍體颼颼，敢情睡前忘記關窗，夜半起了風，降大雪，氣溫驟降，這會兒確是冷得人心眼兒裏發慌。

他披上長衣，過去掩了窗，只覺得兩片牙床恁自兢兢交戰，這「七指雪山」可真够冷，此時此刻，怕不「點水成冰」，真够人受的！

點起了一盞燈，才發現到，這燈盞別出心裁，是一隻整個透剔靈巧的海螺，空其心，置油蕊，一經燃起，光透貝質，其色晶瑩，朦朧乎又似看了一層霧色，端的誘人遐思。

記得初來第一夜，婢子「冰兒」捧過這盞燈來，說是姑娘的恩賜，囑咐他收下留用，原來是物者出自佳人靈思創作，感君幽人獨衾，故而相贈，這番情意，便是木頭人兒，也應有所感受。

關雪羽點着燈時，便彷彿看見了鳳姑娘美麗的笑靨，美人的心思恁地這般靈巧，想是物

出自佳人的纖纖玉指，一向伴眠芳枕，竟然割愛贈用，個中情意，真正在不言之中。

然而，關雪羽却寧可自己是個瞎子——對一切視而不見，情願自己是個聾子——對一切聞而不知。

可悲的是，他既不睹，却又不聾。

因此，他便對環繞在他周圍的一切，不能不有所接觸，是情也，將何以堪？

來到七指雪山，這已是第五天了。

使他大為驚訝的是，在此冰峯之巔，何人有此氣度，鬼斧神工，完成了此一巍峨乾坤？是出自鳳七先生的靈思奇想？抑或是先人的偉大構思？無論如何，這個人的超人氣勢，便先已高人一等了。

——像是傳說中的「廣寒宮」，當年玄宗夜夢貴妃羽化登仙，雙宿雙飛昇明月而入「廣寒」，那「廣寒玉蟾」被形容為一片瓊瑤世界，料是極美，想來亦不過如此耳！

關雪羽一步踏入，便被安置在明台靜苑，一泓流水，半壁修篁，間以老梅臨窗，晨昏對望，時挹清芬，簡直有如置身仙境，不知此身何從。

他原以為，此行隨同鳳氏父女入山，未必就有殺身之禍，到底形同人質，大丈夫千金一諾，既然答應下來，便是刀山劍樹，也義無反悔，却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會被安置在如此世界，看來形同幽禁，五天來，除對方那個婢子「冰兒」之外，主人父女敢情一面未現，咫

尺天涯，簡直弄不清對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關雪羽早已作了最壞的打算，這般遇合，已是出人意料，他倒是端的好涵養，好整以暇，見怪不怪，五天來靜坐習功，倒也逍遙自在。五天來他甚至於足不出戶，除了面對着臨窗的那一株綻開紅梅，感覺有幾許沁人清芬之外，他簡直如坐關老僧，這番鎮定功夫，確是持之不易。

他豈能真的就此相安？今夜風夜催人，寒衾夢迴，既已醒轉，索性也就不再睡了。

長劍在案——每一回當他無意間注視着這口劍時，便會滋生出過多感慨。

父親當年以這口家傳的至寶「青桑劍」見贈時，曾賦與了自己多少期望，「燕字門」一門興衰，隨同着此劍的移贈，沉實地便已經落在了自己肩上，時光荏苒，匆匆幾年過去，當年父親贈劍時的情景，恍如昨日，惟誓與願，却半籌未展，回想起來，怎不令人惶恐？

燈下寶劍如雪——每一回爲他注視它時，又不禁會興起了多少豪情壯志，今夜情何以堪，索性舞劍一回吧！

他們「燕」家奇技——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相衍數代，博大精深，如非身體力行，局外人實在難以窺測其奧秘，每一回深思力究，便會益加的感覺出其不同凡俗。

關雪羽取出了隱藏在貼身錦囊中的那卷劍譜，推敲觀看了一回，便自仗劍來到院中。

大雪未止，風勢猶猛，只搖得千百竿修竹唏噓作響，那些積存竹梢上的雪花，便有如點

點飛星，紛紛下墜，飛舞的竹葉，更似流星飛梭，這一切交織在大雪狂風裏，便見排山倒海之不凡氣勢。

這情景使關雪羽憶起了昔日在青城山，父親每次傳授那套「燕子飛」劍法時的情景，正與今夜十分相似。

今夜，他展開了身法，一口青桑劍在腕底施展得霍霍生風，迎着飛葉落雪，只看見一劍如龍，千氣千幻；劈葉斬雪，極見功力。

驀地迎面飛來一隻雪鷹，俯衝掠勢，疾如飛星，關雪羽的劍招，正施展到第三十六式「一劍挑天」，觀諸這隻飛鷹的來勢，竟是恰當其時。這一劍迎風破雪，直取鷹首，理應是萬無一失！

偏偏那隻雪鷹，竟是靈巧得緊，迎着如此劍勢，倏地一個巧翻，硬生生的閃開了正面首腹，却脫不開側面之危，「劈拍！」聲中，一隻右翅齊中被斬了下來。

墜地的傷鷹，凌厲的翻撲不已，雪地上留下了片片血漬。

關雪羽正自驚訝着此一劍的偏失，身邊上立即聽得一人嘆息道：「燕門劍法，果有不同凡響之處，我總算再一次的見識了！」

這語音十分熟悉，像是傳自正面的竹林。

關雪羽方自聽出似爲鳳七先生口音，對方却已似鬼影子一般地現身眼前。

輕袍窄袖，說不出的輕爽俐落，俟到他現身眼前，才看清正是此間居停主人鳳七先生。雪白的銀狐輕裘，既暖復輕，加以剪裁得當，毛翻在外，看來幾與白雪同色，莫怪乎一上來簡直看他不出。

微微一愕之下，關雪羽似有所警的收起了長劍。

這套「燕子飛」劍法，設非是與敵人對陣之間，平常是不易示人的，何況對方更是個中翹楚，關雪羽的無限惶恐，實在是可想而知。

鳳七先生明明可以窺守一側，直到對方將整個劍法就其所知的演習完畢，如是便可得窺全豹，他倒偏偏中途現身與對方以警，這便說明了此人的風骨嶙峋，有所不爲，不失長者之風。

「前輩你早已來了……」

「嗯，倒是有一會了。」他搖首微微一笑：「我無意看你練劍，但這『七十二手燕子飛』劍法，對我來說，又非第一次拜賞，當年你父燕追雲展示此劍法時，我便拜賞過，高明之至！」

關雪羽無意間似發現到，每次他談到父親燕追雲時，表情便似有些不大自然，這其間或許隱藏着某些不爲外人所知的隱秘，祇是對方既然不說，自己也就不便追問，倘使爲對方恨心之事，便更不欲多問的好。

「這樣說，倒要前輩指正一二了。」

這麼說，旨在試探他是否真的知道，進一步更可瞭解對方對於此一燕門絕技到底知悉多少？

鳳七先生微微一笑道：「就拿你方才那一招『一劍挑天』來說，確已有了相當氣勢，你莫非不以爲那隻雪鷹來得太以湊巧？」

關雪羽一驚道：「哦？原來前輩所促使……」

鳳七先生點頭笑道：「我雖不能盡知你燕家此一劍法之奧秘，但多年來確也下過一些功夫，方才你那一劍，如果能在空中斬下鷹首，便是一等一不貳身手。能將那隻鷹就中直劈爲二，亦見火候。劈落鷹翅，只能稱得上已具實力，差強人意而已，不過，以你年歲來說，總算已是相當不錯的了！」

關雪羽聆聽之下，由不住暗自驚心。

須知鳳七先生所說，正與昔日父親傳授此一劍法時所持論調相彷彿。

他只當此一燕門絕技，萬萬不能爲外人所知，却不知這鳳七先生敢情竟是大有研究，儼然個中老手，口氣老練的緊。

「你感到奇怪麼？」

鳳七先生臉上現出一絲神秘的微笑：「如果我說，當今天下已無我所不知的奇招異式，

這句話未免有些誇大其詞，但是我如果說，任何一門流的招式；即使他們認為最神秘的招法，祇要爲我一經過目，便將會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記憶，永世也不會忘記，這麼說，實在並不過份——『燕子飛』這套劍法，便是這樣在我記憶中留下來的。」

事實擺在眼前，不容關雪羽不信。

「來，借你的劍給我一用。」隨即向關雪羽伸出了手。

關雪羽微一遲疑，隨即把長劍遞上。

鳳七先生接過來，細細在劍上看了一遍，用手指將劍尖彎過及握劍柄，復即鬆指彈出，只聽得「唏哩哩！」宛如鈴串聲響，搖盪出一天銀光。

他接着讚嘆一聲道：「好一口罕世的寶刃——燕雪，你且看我施展此一劍挑天招法，與你相似否？」

話聲出口，長劍隨即揮出，於亂天飛葉裏，只見寒光一道，矯若蛇鱗，一起而落，隨即收住了劍勢。

冷哼了一聲，他隨即向關雪羽問道：「如何？」

關雪羽愕了一愕，心中好生欽佩，原來對方所施展的這一手劍法，正是燕門嫡系手法，如非親眼目睹，萬萬難以相信；竟然會出諸一門外人之手，此是其一。

尤其令關雪羽感到驚異的是，這一手嫡傳的手法精湛，堪稱無與倫比，漫天飛葉裏，其

數何止萬千，然而却僅僅祇有一片落葉，從中一分爲二——這便是關鍵神秘之所在了！

「在下佩服之至，若以這一手劍招而論，便是家父亦莫過於此。」

鳳七先生鼻子裏「哼」了一聲道：「你父親麼……」便沒有再接下去。

他隨即把手中劍遞還給了對方，關雪羽接過來插回鞘中，却只見鳳七先生一雙精光四射的瞳子，直直盯着他，像是有話要說，却又隱忍不發。

「來，我們進去說話！」

身形猝閃，隨即躍身而入。

關雪羽跟隨進入，却見鳳七先生端正的坐在位子上，只把一雙眸子直視過來。

關雪羽感覺到他像是有話要說，只是對方既不說出，自己也就不必多問。

「這裏你還住得慣麼？」

想不到竟是這麼一句閒話。

「很好，只是長日無所事事而已——」

鳳七先生微微一笑，臉上不失嚴肅。

「有件事，你也許還不知道，我女兒下山去了。」

怪不得一連幾天沒有看見她的人影，只是對此他却也不便表示什麼，看着他，點一下頭

而已。

「你可知她上那裏去了？」

關雪羽亦祇是微笑而已：笑話，你不說我又怎麼會知道？他顯然對鳳七先生把自己硬拘來山的措施，仍然不能釋懷。

「我要她去臨淮關石頭嶺去了。」

「啊？」

這倒使得關雪羽不禁嚇了一驚。

石頭嶺上只有「出雲寺」，出雲寺裏的「出雲和尚」是自己家門至交，鳳七先生差鳳姑娘去石頭嶺又是幹什麼，莫非尋和尚的晦氣去了？轉念再想，出雲和尚功力智慧俱皆一流，足堪與對方所頑頑，如果是鳳七先生本人前去，情形或許不同，若是鳳姑娘，只怕還不是和尚對手。

這麼一想，他索性也就不再多想。

鳳七先生忽然一笑，諱莫如深的道：「你可擅『手談』？」

「略知一二！」關雪羽道：「只是下得不好。」心裏却驚異的忖道：「原來是找我下棋來了。」

「那好極了，隨我來！」

站起來就走，反正是閒着沒事，下棋也好。